

最近,关于“孝顺”二字的解读又引发了讨论。有种说法:“孝顺,孝顺,孝和顺是不能分开的。对老年人,特别是对自己年老的父母,光有孝是不够的,一定还要顺。不顺,孝从何来?”持类似观点的人,所在多有,比如我的哥哥、妹妹。但是,我对此却不敢苟同。

泛泛而谈的话,对年老的父母当然应该尽大孝且顺的,但那只是一个“浮命题”,它在理论上并不一定站得住脚,在实践中更是很难以做到的。如果真的要百依百顺地顺下去,就不仅仅是难,而是肯定会事与愿违的。

老母亲今年93高龄了。虽然我们夫妻一直和她同住,但从来要强的老人一直到90岁前还是完全自理的。我当然清楚老人家并不适宜再自己操持家务,很想早一点“抢班夺权”,但是,一顺二顺地,那些年就顺过去啦。

2013年初,母亲的老年性关节炎发作。刚在医院配了两次药水药片,就觉得效果不理想而调“枪头”了。不管什么人,只要有偏方,

只要这个偏方足够便宜,老人家就会不不管不顾地去“以身试药”。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我虽然也时常提醒几句偶尔唱唱反调,但是总体上是“顺”着她老人家的。桑树叶捣汁外敷啊,樟树叶熬汤擦洗啊,只要偏方到,我必然闻风而动。我虽然已经不能爬树了,但是用足够长的竹竿还是能钩钩的;这个粉啊,那个膏啊,

只要药有,我肯定会按图索骥去买来。如果没有,就多兜几家或者先预定……反正,就是一个“顺”。结果呢?可想而知。三天两头地在不同的环境中折腾,怎么好得了?

忙了差不多一年的母亲亲见根治无望,又不想再麻烦媳妇每天为她擦这抹那,居然瞒着我们,让我哥为她办理了奉贤一家养老院的手续。在父亲18周年忌日的晚饭桌上母亲宣布这个消息,我坚决反对!但是,从来就对头”了。不管什么人,只要有偏方,



边看边聊

一位编辑好友来电诉苦,说自己得了飞蚊症,大概是稿子看多了的缘故。蚊子不停地飞在眼前,飞得心烦意乱。咨询专家说,这种眼病不好治,据说国内并没有疗效很好的药,而日本有这方面的好药。

闲下来,我跑地去买药。穿了几个大街小巷,鞋跟磨掉了一厘米,巷在一家药品代销机构买到了这种日本药。透明塑料小瓶,端详一番,并没发现什么高级之处。

两天后,朋友来电,说并无疗效。黑蚊子继续在眼前飞,有翅膀有腿。人走哪,它跟哪。我听了,也是无奈,无谓地安慰几句罢了。

奇怪,飞蚊症并不传染,可自从挂了电话,我的眼前像是开始飞蚊子。尤其在白墙的背景下,真有蚊子,双眼各一只,张着翅膀,飞过去。你的目光追它,它也加速。你追得越快,它飞得越快。像是在人追赶自己的影子,永远不能赢。你跟他怄气,停下来,不追它,它反而像是飞不动了,也停在原地,继而融化在你的目光里。

我把它当成游戏,玩上了瘾,目的无非是想赢它。午后,在阳光底下,它的形状最清晰,飞得也快。我的目光越来越矫捷,却永远离它有那么一丁点儿距离。有时它化成一个小黑点,有时候是电灯里的钨丝,更多时候还是像蚊子。跟朋友交流得知,飞蚊症跟心理活动不无关系,你越重视它,它就越猖狂。你越死命追,它便如影随形,而且越长越大。

这在我眼前飞来飞去的蚊子,像是自己的心魔。我也曾怀着这种心情追过其他东西。

蜜月时去云南旅游,

我

丽江古镇散落着很多手工皮包作坊。巧手的纳西族小伙子像是巫师,手里叮叮当当敲着,高高低低的音符散落在青石板路上。他们没有间歇地赋予那些皮子灵性,同时,也像有魔力似的吸引着我。这些手工皮包有各种颜色,各种款式,浓郁的民族风格,却又绝不雷同,价格不超过百元。第一天,我买了两个,大小各一,觉得并不过瘾。这么好的东西,应该买回去送朋友。第二天又去买,买了两个,却还是意犹未尽。晚上回酒店盘点,在选择障碍症的干扰下,似乎把最好的给放掉了,实在可惜。毕竟以后到丽江的机会不多。第三天,再买,不买就觉得亏了。直到把古镇所有的皮包作坊都仔仔细细逛了两遍,还是想再多买一个。脚步停下来,心却停不下来。手拎肩扛着十来个各种颜色风格的皮包,各有百爪挠心的感觉。直到导游逼我们离开丽江,才只好作罢。

几年后回忆起丽江游,老公说他唯一的记忆就是陪我买包。至于那些包的命运呢,大多是压箱底了。

与此雷同的,我还追过手串。各色手串,紫檀的、星月菩提、黄花梨、椰

子壳、砗磲、玛瑙、琥珀蜜蜡、绿松石……不同的衣服搭配不同的手串,几乎每个周末都去淘一串。摆满了一桌子,总觉得最中意的某一个,始终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向我招手。

我还追过丝巾,最疯狂的时候一口气买过20条丝巾;还有景德镇的瓷器,商场里的杯子、盘子、花瓶、笔筒,在某一特定时间,全都让我两眼放光。

这些追过的东西,真像蚊子一样的,跑得飞快。你想追它,却永远追不上。爱它,却把它无止境地折磨着,何等地痛苦。哪一天,你突然止步了,它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者说,

我喜欢“青”、“团”这两个单字,各自朴拙,清新自然,拼在一起,还原了这小食的乡野气息。我对江南的各种应季小食有一种天然的喜欢,就如梅酒、糖桂花、大闸蟹、小汤圆……一样样,随着节气向你走来。这种象征清明时节的小东西,即便只吃一个,也算没辜负每年一度如约而至、脾性分明的节气。

青团,亦叫艾团子,也有的叫它“粉团”。捣汁做青团,是鼠曲草、艾叶草或麦青。清明时节,客家人会提早买好艾叶在家里,做青团时,艾叶在水里焯一下后碾磨成泥,面团是糯米与粳米混合的。有年三八节,单位组织女同事们春游,在客家吃的就是用艾叶做的团子,客家人叫艾果。

刚蒸好时白糖还没完全溶化,嚼起来还咋咋的,煎一下表皮焦脆,糖化了,咬的时候嘴里像流蜜。这是她们清明上山祭祖的必备食物。

院费用,木已成舟。接下去,母亲在整理行装期间,硬要塞给我们3000元钱,说是辛苦费。我们当然的选择是不顺!如果我们“顺”了,顺掉的是什么呢?恐怕不单是老人家差不多一个月的养老金,更是做子女的孝心吧!

老母亲在养老院仅仅住了一个月零四天,就因为养老院的服

去年年初开始,母亲最多相隔四个月就会肺炎复发住院治疗,一连三次都是人事不省后由120送医院急救的。第二次出院回家后,母亲对我恨恨地说:“老二啊,我的一点退休钞票都看病看掉了,下一次我再发毛病,你就不要再叫救命车,就让我死,让我死在家里!”面对老人家这样的要求,我们做子女的,能“顺”乎?我当时正在弄晚饭,我是这样“顺”着她的思路反问她的:“哦?你真的想好了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我继

续说:“那很简单,就从今天这顿晚饭开始,最多3—5天不吃,就解决了嘛。”我顺了她,老太太却不肯顺我了:“那,怎么可以……”

去年母亲在家拌了一下,一屁股坐成了腰椎压缩性骨折。三个月后基本痊愈了的老人家给我们伙食费时,“气壮山河”地一下子另外给了20000元,作为我们精心服侍她的奖励。我们“顺”了。在老人家面前我们婉拒了几下就“照单全收”了。等负责保管养老金的妹妹来“完成”送钱任务出门时,我们悄悄把那包分量不轻的巨款原封不动地交回妹妹手里,叫她仍然存到妈妈账户里去。

我们的父母辈,都已经“奔百”了。不管有没有文化知识,不管文化水平多高多低,到了这个年龄段,认知能力总是有限的了,怎么可以再“百依百顺”呢?有时候,明知道“不顺”是一件很无奈蛮残酷的事,但为了老人家能够安度晚年,只能或明目张胆或阳奉阴违地在顺与不顺上做些满含苦涩泪水的艰难文章了。

很多时时候,“不顺”,才是孝!

缝隙越小越夹人 孙道荣

夏天,床上铺凉席,凉席编得精细而缜密,但半夜翻身,时因汗毛或头发,被细缝夹住,一阵生疼而从梦中惊醒;坐公交车打盹,头耷拉在椅背上,左右晃荡,忽觉一阵疼痛,猛然回首,只见一根细发,飘飘然悬挂在椅背上,又是被几乎看不见的缝隙,给夹住了;

两个如兄弟般的朋友,分道扬镳了,起因仅仅是因为大大咧咧的他,在不恰当的场合,说了另一个他一句不是,两人自此生隙,终至义绝。如胶似漆的他和她,吹了,原因是,

即使那东西还在,却丝毫无法牵动你的心。像是股市,解套了。今天偶然读到一种对“空灵”一词的解读。空灵,就是心与事产生了距离。进一步描绘,空灵的感觉像是双脚踏进幽谷,清风徐来,登高望远,尘世渐远。想想,一段好的音乐,一本好书,一件有魅力的艺术品,都能让人瞬间窒息,沉浸在那种美感里,让心与物产生距离,距离有了,便不再拼命追赶。

目光停在一处,不再追蚊子,也是空灵。我想跟飞蚊症的朋友说,不要再买眼药了,试试空灵。

细沙馅是保留项目。加了猪油和桂花细沙的细沙,包在一层“绿衣”里,一个个圆圆的胖胖的,齐整地排在竹匾里,入蒸笼的时候还要再刷上一层油,等到出屉时,就是油光水滑的一个个草绿色尤物啦!宁波人却喜欢做黄豆沙馅的青团,哪家炒黄豆沙,那香呀,路过他家的

挤牙膏时,她喜欢从尾部往上挤,而他总是从中间挤,她试图纠正他,未果,一而再,再而三,她和他都终于忍无可忍,劳燕分飞。

因为看不惯婆婆在给孩子喂食时总是先用嘴巴吹气,再用舌尖试温,她干脆把孩子送回了娘家,一直辛辛苦苦帮他们带孩子的婆婆,也一气之下,回到了乡下自己的家。婆媳关系由此生出嫌隙,她不肯去乡下的婆婆家过年,婆婆也不愿意再回到城里儿子的家。

很多缝隙,正因为太细微,常常被我们忽视。可是,越是细小的缝隙,越容易夹人,轻则断发丝,重则伤感情,毁家庭。杜“隙”防微,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米舒

众将说:“谁敢动手,当灭族!”众将皆惧,欲逃走。贾充对大将成济鼓动:“公养汝等,正为今日,复何疑!”成济兄弟遂杀曹髦。司马昭召集众臣商议善后,陈泰等人认定贾充为第一凶手,该斩。但司马昭只诛成济兄弟两人,贾充则进封安乡侯。

贾充后来又参与司马氏集团的机密活动,并为司马氏集团制定了新的法律。司马昭病重期间,对其子司马炎说:“贾充可以辅助你。”司马炎继位后,贾充任晋国卫将军。不久,司马炎称帝,贾充为车骑将军,封鲁郡公。因贾充制定的《泰始律》颁布,他又加封为尚书令。尽管贾充权势熏天,但朝中大臣任恺、庾纯等正直之人,皆厌恶贾充对上谄媚,对下欺压之态,他们一致推荐贾充去征鲜卑,贾充自然不愿,他设计,让其女贾南风嫁给司马炎的白痴儿子司马衷,结果贾充仍留京城。

贾充曾见过吴帝孙皓,他问:“你们南方挖人眼睛,剥人面皮,这种刑罚对付谁?”孙皓傲然曰:“有做臣子的杀他的国君,当用此刑。”贾充大恚。司马炎发动灭吴之战,贾充推托再三,不得已领兵,几次要求罢兵回朝,司马炎均不准。吴国灭,贾充惧之,但司马炎并没加罪于他。

太康三年,贾充病重,他自知名声不好,害怕死后得到凶险的谥号,其侄子贾模曰:“是非功过自有评论,无法掩饰。”贾充卒,博士秦秀建议其谥号为荒。司马炎不从,赐谥号为武。

贾充生前死后,尽享荣华富贵。但后人皆评其为人凶恶,唐名臣房玄龄曰:“谄媚陋质,刀笔常材。”唐太宗李世民评点:“贾充凶竖,怀奸志以拥权。”同朝为官的庾纯斥道:“天下凶凶,由尔一人!”

米舒



夸女子颜值高,说“颜如玉”,赞君子品行好,说“德如玉”,掌中玉玺是“制霸全国”的权威符号,腰间玉佩则是“我乃君子”的风雅暗号……中国人对玉的偏爱真是无需多言。这份情深,催生了“玉雕”这门工艺。中国玉雕枝头共有海派、扬派、北派、南派四朵奇葩,其中,以“精致传神”为特质的海派玉雕开得尤为娇俏、可人,现已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

上海开埠,玉雕工艺也流入沪上,“玉不琢不成器”,则自动升级为“不琢磨不成器”。一要琢磨,琢磨出那一份因料制宜、因材施艺的创作意境,既不失玉“本真”,又可通过雕刻充分释放其潜藏魅力。为此,动刀前须认真审玉,清楚色泽、形状、大小、绺裂度等特征,读懂后,随着它的特质脑补出一张施工图,并将其精准地“默写”在玉料或图纸上。二要琢磨,琢磨那一份兼具形似与传神的成品,“烧脑”后,便是“劳形”阶段的琢、磨,通过刨、标、扣、划、冲等技术手段使玉料逐步变成一幅理想的立体雕塑形态,最后通过对细节部分的精细打磨,使作品焕发神韵,以达“传神”效果。

据说,作为海派玉雕“拿手戏”之一的炉瓶类作品,其炉瓶的厚度仅以毫米计算。“薄如纸”的炉瓶如若以强光照射,整个炉瓶身便都通亮。通亮的“玉炉”里若隐若现的,是深藏着的那份手暖良玉、精细雕琢的一片用心。

自成一派的海派玉雕不仅以“炉瓶器皿精致、人物鸟兽生动传神”的艺术造诣,在中国玉雕中占有了重要一席,还于1915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最高奖。如今,海派玉雕的名人扛鼎之作身价能过亿,还成了极具投资价值的珍品。

非遗传在身边

米舒

米舒

米舒

米舒

米舒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